

待雨

我好像墜入愛河了。

只是個平淡無奇的雨日。書包中一切齊全卻唯獨落下了傘，興許是幾日前感到書包的重量超出預期便順手拿出，不料今年的梅雨比起往年早到了許多，不少人抱著書本、抑或是後背包在雨中奔逃笑鬧。

而我呆站在原地直到你無預警地出現。雖並非特別熟稔的友人，我們卻從幼稚園一直同班到了國中二年級，遭遇了分班後才分開，因此我清楚我們的住家距離並不遠，不到一公里的距離連走路都不用十分鐘。你說，可以的話一起走吧，手中的深色折疊傘稍稍往我的方向遞出。我接下了你的善意，兩人就這樣沈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直到出了車站我才說了今天的第一句話，謝謝你，我說，接下來的路我可以自己走。

意料之外地，你駁回了我的言詞並提議將我送到家門口，本就不擅拒絕他人的我走到你的傘下當作是應答，兩人同時邁開步伐。走了幾步，你倏忽開口。

「不用一直逞強也沒關係。」

我的心臟在胸口深處劇烈地開始跳動。

／／

自那日過後時光匆匆流逝，轉眼間我們也上了高中二年級。開學那天的天氣不怎麼好，明明已是晚春，天空卻不穩地哭泣著，春雷響模糊了所有臨到耳梢的話語。

路過穿堂，佈告欄前早已擠滿了學生，才想起升上二年級時班級會重新打散，於是我來到人群最外圍，踮起腳尖尋找著自己的名字。也許是分班的神明作祟，我看見我們的名字並列在同一個班級之下，就和過去無數次相同。

得到了想要的結果後我便準備離開，轉過身時卻和遠處的你對上視線，你

的聲音和雨點落下的聲響混雜成一片模糊的色彩，只稍稍看出口型。

請多指教。那日之後你佔據了我的所有心緒。

／／

形容成墜入愛河似乎有些果斷，比起一時的墜入，我更傾向於將這份感情形容為「一直存在卻未察覺的」，而並非「一見鍾情的」，某天的午休時間我向唯一摯友這麼說。

也是，畢竟你們認識了快十年。她一邊吃著便當一邊認真地回應著我，可你們在那之前沒有什麼互動嗎？她向我拋出疑問。

互動自然是屈指可數，特別是對於他那種班級中心人物而言，之於我便是稀少而珍貴的交流機會，他向我搭話的畫面總是歷歷在目，從未忘懷。然而鮮少的碰撞之下便是我悉心隱藏的戀慕之情，或許是因為難為情，我從不主動發出任何邀約，小至一同搬動作業本，大至週末的出遊，我從未表現過一絲拉近關係的意願，而他應該也是基於基本的尊重而不與我過度往來吧。

不過這一切都將化作過往。

在我的設想中，藉著多年來相識的基礎，他並不會迴避來自我的互動，不如說我從未對他展示過任何一些想多加瞭解的慾望，而現實也如我所料，當我第一次試探性地詢問放學後是否要一同返家後，你用帶著意外的神情答應了我。還以為你討厭我呢，你說。

別說討厭了，不如說我喜歡著你呢——這樣的話自然是說不出口，我只能隨口矇混些理由來合理化過去的躊躇。若是提前知道和心上人對話的感受如此美好，那我大概每天都會在他面前刷上一千次的存在感。

只是相當有可能招人怨呢。後來回想起這一切的我如此想。

／／

一切都順利地朝著願景邁進，多虧了在櫻花盛開後猝不及防到來的梅雨，我總是能假藉冒失的名義和他一同返家，將我送到門口後再自行走回住處似乎也成了他的習慣，有次他對著帶了傘的我說，今天這樣還真不習慣。

就像我融入了他的日常一般，我不禁雀躍起來，想著自己也許佔據了他心中某個角落，足以安身於該處便是我的主動帶來的勞動成果。

若是能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，總是害怕改變而安於現況的那個我似乎又甦醒過來。

／／

忽然提起這個可能會有些突兀，不過你是否記得過去曾流行過一陣子的相合傘傳說呢？

傳說，只要將兩人的名字寫在傘下的兩側，便能兩情相悅成為戀人，然而，若是在繪畫的過程中未將傘的正上方闔起，那麼便會成為分別的兩傘。那日我便是凝視著這樣的塗鴉出神，課堂中感到無趣而尋著樂子時，看著窗外的大小雨點便浮現了這個過時的幼稚玩笑。

短短幾秒鐘便繪出一把頂著愛心的傘，還有我們兩人的名字，我看著它微笑，就這樣直到鐘聲響起。接下來的一天我不斷塗鴉著相合傘，時不時望向左前方你認真的側臉，伸出指尖描繪，彷彿想將你的輪廓刻在腦海中一般無數次描摹。

只是那天放學時你便在閒聊中向我詢問今天為何異常專注於課堂，而我紅著臉帶過話題便是後話了。

你會察覺這些，是否意味著你在我低下頭時也回過頭注視我呢。

你也會在出神時烙下我的輪廓嗎。

／／

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夏天真正來臨那刻。某個天空蔚藍無雲彩的晴日，我頭一次向你發出了真正的外出邀約。以一般人的說法應該就是所謂的約會吧，只是如此難為情的話我實在無法說出口，只說希望你能陪我去賞花。

令人意外地你沒有立刻答應，而是說要確認天氣和時間便擱置了話題。

這時의繡球花最漂亮了，可以的話希望你也能欣賞到這一切，我說，你的神情複雜至極，無法解讀的我感到有些自討沒趣後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

放學時我稍微花了些時間整理書本。然而當我抬起頭，你的位置卻早已空無一人。

直到這時我才發現，梅雨季節似乎已經遠去。

／／

或許神明還是站在我這一邊，因在那之後我們並沒有疏遠彼此，雖然已經不會再共撐一把傘回家，但在學校依舊會閒聊些不著邊際的日常，相比之前更加與他人口中的友人相像。

可我並不想止於友人。時不時提起繡球花的話題只為了得到他的承諾，那或許是我這個夏日唯一能和他產生連繫的機會，我們兩人都厭惡蟬鳴，在如雷般的噪音襲來前夕，便是我特意製造的高光時刻。

在那時跟他告白或許有點早，但我會努力的。我說著，我的聆聽者好友在一旁聽著。

要加油喔，細如蚊蚋的嘟囔在太陽的陰影下連同蟬聲混合成一片無色的混亂。

／／

最後你還是拒絕了我的邀約。

一封訊息、一聲道歉、一則天氣預報將我的自信化作虛無，本日降雨機率90%，外頭卻還是一片晴朗。那時暑假已經開始，獨自一人在家的我翻看著筆記本，停留滿滿一頁的相合傘上，擦了又重新畫上的線條格外惹眼。

或是你可能有些沒辦法讓我知曉的難處。胡思亂想中我決定出門走走，如果能買些消暑的食物便更好了。於是我相信著無來由的直覺出了門，並沒有帶上雨傘。我出門了，只有無止境的蟬鳴應話。

剛開始的一切都十分順利，直到烏雲開始密佈。那時我正在便利商店裡對著蘇打和乳酸的冰棒猶豫不決，最後將兩者都放上了收銀台，也就是那瞬間天空突然暗了下來，接著是雨聲，淅瀝、淅瀝，從細雨轉成了豆大的雨點，我提

著兩支冰無處可去，而雨也沒有任何停歇的跡象，我最終認命將手中的塑膠袋罩住頭部，開始在雨中狂奔。

也就是那刻我遇見了你，只要稍稍抬眼便能對視的距離，你撐著傘，牽著另一人的手。傘簷壓得相當低，可能害怕被水滴破壞了妝容或美好的氣氛，你將她護在傘內，任憑一側的肩膀濕透，而我在雨中停下腳步。

你什麼都沒看見地走了，而雨還在下，將我淋得濕透。路邊的花叢中，幾朵白色繡球花被大雨沖刷著落地，沾染一身泥濘而失去了潔淨。一旁的銀荊樹早在雨季之前便過了花期，在一片滋潤中奄奄一息地垂下枝幹。

果然還是下雨了呢。

／／

最後盛夏終於到來，在那之後我們也默契地逐漸遠離彼此，原先便是不相交的平行線，而我幻想著改寫命運使彼此相交。

事到如今都是無稽之談了。我無從知曉你和那個女孩的關係為何，就算向你問起也不會給予任何答覆，如我無疾而終的邀約一般無情，然而這才是作為朋友最應該保持的距離。

那場雨就這樣替我畫下了界線，課本的塗鴉中再也不見你的名字，即使忘記了傘，向我伸出手的人也不會是你。

指不定是那時我們的傘就已破了個洞，抑或是並非戀人的我們卻許下了願而得到了天罰。獨自一人單方面的戀情，最終也僅僅止於是一個人的悲傷。

最後雨水還是一起帶走了僅存的悲傷。清新的泥土氣味隨著風起，又風落，轉眼便已入秋，並非特別穩定的天氣仍時不時下起傾盆大雨，而我總是在雨天忘記了自己的傘而落得濕透的下場，但我從未厭惡過雨天，生來便是如此，更多是在床邊等待著午後的烏雲蔽日之時。

只有那時，我會有些期待雨中徐徐走來的你。